

從升級到身體打造：變人的跨性別轉喻

陳鈺欣

前言

本地跨性別論述並非如英美一般具有多年運動基礎，透過主體發聲形成跨性別運動／論述，而往往是由性別研究學者援引第一世界性別理論代言。因為這樣的特殊處境，本文將重新檢視「跨性別」一詞在台灣所使用的脈絡與意涵，以避免在移花接木當中忽略了本地的特殊性。「跨性別」一詞原出於台灣酷兒論述中的「性別越界」（張小虹 1995），即援引巴特勒對性別的顛覆，意欲藉此偷渡同性戀使之合法化；至 2000 年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跨性別」一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小型學術研討會 2』時，跨性別在論述中才得以一個性主體的面貌現形，¹甚至眾多跨性別主體也在會議現場發聲。當今日同志社群隱然有意打造「進步的」TLBG 社群時，²「同志」一詞是否包含「跨性別」尚有待運動的實踐檢驗，「同志」是否能夠順利擁抱「跨性別」或坦然接受同志社群中的跨性別主體，也仍有諸多疑慮。針對這些理論的、運動的、文化的複雜問題，本文將討論台灣同志論述對於「跨性別」一詞的使用脈絡，簡短回顧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提出的「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概念移入台灣時所呈現的跨越與侷限。作為對照，本文將跨性別理論家波瑟杰（Jay Prosser）著重體現（embody）跨性別的「第二皮膚」（“second skins”）理論，來參照檢視本地對於巴特勒理論的援引，以闡述跨性別主體與自我身體間無法脫褪的緊張關係，絕非如巴特勒及其引用者所想像的自由逾越，由此建立跨性別「體現」自我認同的正當性。

跨性別主體的建構無法脫離於特定時空中，即身體、生活、社會看待……，因此除了對理論的論述策略加以檢視外，更有必要藉由文本的情境分析來呈現跨性別的生活處境。本文也將承繼台灣酷兒論述中常用的歪讀／學舌／異讀，將《變人》（*Bicentennial Man*）一片中的機器／人類的跨物種轉型視為跨性別轉喻，即波瑟杰所謂跨性別敘事（narratives），藉由分析原為家用機器人的安德魯如何跨越機器／人類物種藩籬，成為「跨物種人」（從卸下金屬外殼、覆上人造皮膚與人類互動，至植入中樞神經，擁有感官知覺，向人類議會提出要求被定義為人類），來闡釋跨性別者與跨物種人在生活處境之諸多平行面向，諸如由表層吸收社會看待、試圖打造自我的「第二層皮膚」、不斷被他者強制定義、以及與自我身體間無法脫褪的緊張關係。如此一來，《變人》中身體與物種藩籬以及相關的規訓、政治關係……，不僅是一種「跨性別式的轉喻」，甚至就是（is）當下此時人類世界對於身體／物種藩籬的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變人》的主旨，當可

¹ 跨性別主體與團體在台灣浮現約在 2000 年，先後有性別人權協會便與福斯電影公司合辦《男孩別哭》（*Boy's Don't Cry*）跨性別電影首映活動，並有一連串座談活動、以及定期聚會的跨性別主體組成 TG 蝶園、並出席上述的『「跨性別」一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小型學術研討會 2』。

² 2003 年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主辦「同志公民運動—台北同玩節」所編列認識同志手冊，已在同志小辭典以同志一詞代表 TLBG 社群，手冊單元亦分闢「跨性別篇」、「雙性戀篇」、「同性戀篇」。（感謝洪凌對於 TLBG 排列順序的提醒）

認識這個猶視跨性別者為罔兩（劉人鵬 2000）³的世界需要以理解的態度來體會跨性別者所感受的手術迫切性，更需要尊重他人的身體打造與「體現」自我認同的充分權利。

台灣同志論述與跨性別

台灣自 1990 年以來由女性主義學者為急先鋒，援引國外性別理論與本地文本／運動進行對話，開啓了多元蓬勃的性別論述，當中，queer 理論家巴特勒於《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中提出生理性別可與社會性別分屬不同範疇進行「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nce）的說法最廣為接受（張小虹 1995）。藉由劉亮雅的評論來回顧：「張小虹的特殊貢獻是將 Judith Butler 的性別操演理論變成時髦，讓不男不女的性別越界成為流行，藉此偷渡同性情慾，讓同性戀在恐同的台灣社會裡被合法化。」（《文化研究在台灣》，2000: 176）

巴特勒提出「性別操演」，是企圖藉由性別的可操演性，將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脫鉤，造成性別概念的流動想像，藉此顛覆二元對立的性別，道出本質化的性別認定中的人為建構。其策略雖企圖使「性別」此一概念徹底瓦解，但 queer theory 所實踐的，「是在鬆動社會性別認同的穩固性，使得 gay man 與 lesbian 的加入與認同成為可能」（Prosser 1998: 5），是「鬆動社會性別框架」，使被異性戀霸權等同於同性戀的「娘娘腔」、「男人婆」的性別氣質得以合法。在性別平權運動推進下，台灣或許部份達成了對於二元社會性別的鬆動，也開始理解如哈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所說的「雌性豪邁」（female masculinity）或創造出「溫柔漢」等詞。但是性別研究者更需謹慎反思，如此將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拆解拼裝的詞彙（雌性—豪邁，溫柔—漢），只是把大眾很習慣的二元性別框架加以置換、想像而已，並沒有挑戰生理性別界線，這樣的鬆動很容易忽略以身體實踐自我的跨性別族群。

台灣同志文化的生產脈絡發起於學院，⁴與西方飽吸 gay studies 厚實土壤中開出的 queer theory 反省果實有著明顯時空差異。歡騰一時的酷兒論述與「性別操演」與時並進，便是由於台灣這種理論先行的特殊處境，在酷兒論述中更加擁抱巴特勒對於反串、諧擬的顛覆作用⁵。1998 年應中央性／別研究室之邀來台的酷兒理論家賽菊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所發表的〈情感與酷兒操演〉（“Affect and Queer Performativity”）一文即針對巴特勒理論做過一番細緻的分

³ 自 1998 年來丁乃非、劉人鵬作了一系列關於罔兩理論的討論，本文所引為劉人鵬談到跨性別主體相對於可被看見的「形影」（現今同性戀主體在台灣亦可謂之）所受到的排拒：「罔兩可能不是另類主體，而是多元民主現代社會舉列另類主體時仍然可能遺忘或者仍然要排拒的影外之影。於是，『眾罔兩』無法視為一種本質性的固定存在或是任何一種認同身分，而可能是一種飄零與碎裂的經驗，在某些光、影、火、日、形、影等等條件下的偶然性匯聚。對於這種主體位置的再現，無法以本質性認同的方式獲得固著，因為您在歷史或政治場域或文本中完整再現的可能已經被形影不離的結構先行封鎖了。」（2000: 201）

⁴ 參照朱偉誠在〈後殖民與台灣／同志學：一個論述脈絡的個人參與敘述〉文中對於趙彥寧的回應，朱主張 1990 年代台灣同志風潮起於學院，且主要是文化生產，特別是文學批評（2003: 3-4）。

⁵ 見紀大偉〈世紀末的華麗：扮裝風暴的慾望表演〉，周倩漪〈酷異偶像·性別顛覆——流行音樂中的同志特質與文化想像〉等篇，可窺見當時台北文化圈中對於扮裝的想像與對巴特勒理論的援引使用。

析，他指出這個反本質主義的理論力量在於：

它把反本質主義者的性別說法推向了質疑的激進極端；它肯定反串的表演實踐有明顯的獨特的中心地位——不只作為具有形塑功能的暗喻，也作為異性戀性／別體制無聊重複自我但是卻同時具有顛覆這個體制潛力的常用語；它擴充了諧擬（parody）的概念，凸顯諧擬作為一種性別批判與性別抗爭的策略；更廣泛的是，它將戲劇及戲劇表演視為討論主體性和情慾問題時的重心。（90-91）

與此相近，台灣酷兒的顛覆實踐著重於文化層面，尤其是戲劇與歌曲當中的性別越界，但如此的「性別跨越」也必須在「諧擬」中產生，是一種似真非真，時時刻刻都在凸顯性別批判與自我性別抗爭的策略。⁶此一策略雖使跨性別（尤其作為一種表演）、扮裝獲得了舞台上的正當性，卻也限制了「跨性別」一詞的意涵，認為它必然是流動的，才具有顛覆二元性別體制的力量，而確切的性主體似乎就不具備此種能動性。台灣同志／酷兒論述如此殫精竭慮要顛覆本地性別體制，一時群妖出洞，妖氣沖天。然而在當時的歡愉稍微沈寂的今天，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檢視賽菊克當時的警告：

反本質主義者對於「揭發」（exposure）的信念似乎還依賴觀眾群要具備無限量的天真無邪，到底在什麼基礎上我們可以假設人會因為發現某個社會是人造的、自我矛盾的、模仿的、幻象的、或甚至暴力的，因而大為吃驚或感覺困擾？Peter Sloterdijk 曾經指出，犬儒主義或「被啟蒙的虛假意識」（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就是自知虛假的虛假意識，「其虛假早就自我緩衝了」。（98-99）。

論者若反思目前已普遍在台灣流行的「束胸」仍然飽受拒斥，或者如此的身體自我形塑仍然被連結到古典荒遠、自殘自虐的恐怖想像，⁷便可知性別界線在台灣雖然較同性戀運動發展前寬鬆，但絕非逾越自如。即使巴特勒提出「性別」為一偽意識，然而此一宣告並不足以顛覆已經深刻滲入日常生活的「性別」框架。賽菊克進一步指出反本質論者常自我侷限於反本質的本身，急於區辨「真—假」，對既成體制一律揚棄顛覆，在理論的建構上陷入一再顛覆的迴圈；且此一策略容易落入「反本質的」、「流動的」即是好的迷思，使得在身體打造與性別實踐中堅持立場、跨越二元界線的跨性別者反而成為反本質論述下的攻訐對象。⁸

⁶ 性別越界的正當性似乎總在舞台上，從紅陵金粉劇藝工坊的表演起，至今，大型同志晚會中總會出現扮裝表演。

⁷ 張娟芬的《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堪稱二十一世紀台灣女同志第一本專書，但貫穿全書將 T 婆視為可替換的風格的立場，仍延續著這樣的反本質論述。全書沒有任何一位如作者所謂的「陽剛過頭的 T」受訪者，但靠著一位年過四十，「通常被歸類為 T」的受訪者表示束胸的 T 都是「不太喜歡自己女人身體的感受」、「拒絕當女人」（2001: 105-106），再次呈現反本質論述對於性別逾越必飽含流動性的焦慮。

⁸ 何春蕤於其豐富探討跨性別生命經驗的論文〈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便曾就身體打造議題提出回應：「精神醫學有時會把這些虐待殘害的行為視為主體『自恨』的表現，不過，從受訪者的語言和態度來看，與其說是恨『自己』，倒不如說是恨自己身上怎麼會有那個『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那不是『自』恨，因為那恨的對象本來就不是自己的一部份。身體上應該有什麼，沒有什麼，什麼是自己的，什麼不是自己的——跨性別主體在這些方面絕對有著自己的看法。從更積極的角度來看，她們正在建立自我掌控的生命和身體，她們的「身體自主權」也正嚴厲的測試女性主義在這個關鍵議題上的真正底線。」（2002: 36-37；黑體為作者所加）

波瑟杰於其重要的跨性別理論專書《第二皮膚》(*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中開宗明義說明其理論建構的企圖便是使 transgender 從 queer theory 中獨立，著重「體現」跨性別與跨性別敘事⁹。他在整理賽菊克對巴特勒的回應時指出：「反本質論者『揭露這不是自然的』已經是種理論慣例 (routine)，而且建構出『本質即是壞的／反本質即是好的』的對立」(Prosser 1998: 15)。

在波瑟杰之前，賽菊克已先指出巴特勒忽略酷兒個體差異，仍是犯了結構主義尋求普同的教條，他建議回返到可以討論的本質，尤其是在語言中呈現的污名經驗，重新建構「酷兒」。但是賽菊克取徑的後結構卻容易造成過度強調自我反身性，使得「自我」僅僅成爲一種意識的過程。波瑟杰則指出，跨性別者所要打造的自我，並非巴特勒所說的表演性的流動，也非賽菊克所指在對話中產生的意識的過程；跨性別者所建構的主體性需與身體打造、跨性別自我敘事總和來看，不可分割。queer theory 強調著重差異，容易將跨性別指派爲性別框架的鞏固者，波瑟杰提醒我們該閱讀跨性別敘事，只有透過敘事才可以瞭解跨性別轉型

(transition) 是在手術之前瞭解變性者對自己身體的想像 (Prosser 1998: 9)，也因此波瑟杰斷言「敘事就是轉型」。

閱讀跨性別敘事，可以理解跨性別的自我認同是隨著物質層面不斷變動，尋求一種安居感，而非至始至終維持著一種不變的／先驗的／本質的預設。何春蕤的詮釋可以一語道破這樣的感覺：

在這個說法〔自我表皮〕和〔體現〕之內，自我和身體都是開放的、動態的存在，在與周遭社會各種力量的互動中不斷改變、不斷調整，不斷在不同時刻和情境中尋求著／營造著不同的（身體）安居感。（何春蕤 2002: 14）

波瑟杰：：第二皮膚

巴特勒理論的討論主軸是沿著本質／反本質所形成，在認同建構上過於著重心理分析層面。作爲一個跨性別理論家，波瑟杰則提出跨性別是如何透過「體現」(embodiment) 來加以實踐，以及自我建構在物質層面的不可或缺。回溯巴特勒理論所使用的精神分析系統，波瑟杰指出佛洛伊德於《自我與本我》(*The Ego and the Id*) 中言明一個人的身體是自我建立的內在感知，巴特勒卻將之引用爲身體與自我可互換，也就是逆轉了原文將身體視爲自我的產物。波瑟杰認爲佛洛伊德所言應是：自我乃是身體的產物。佛洛伊德原文區分了「身體的真實表面」(body's real surface) 與「作爲心靈對身體形象〔表面〕的投影」(body image as a mental projection of this surface) (也就是身體指涉與心靈義符的差別)，……巴特勒的引用將身體表面納入了心靈對身體形象的投影卻故意違反此說的表面意義來閱讀，藉以強調此說的對立性：身體乃是組合構成，將身體視爲理想化的事物而且虛構。使身體表面完全成爲心靈的投影，身體作爲型態學 (body as morphology) 是相當拉岡式的。(見 Prosser 1998: 40-42)

⁹ 眾所周知，巴特勒於 1993 年出版《*Body Matter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一書便是對先前理論忽略身體作爲性別操演的媒介提出修正。

波瑟傑進一步引用法國精神分析學者安茲厄（Didier Anzieu）關於「表皮自我」（skin ego）的說法來釐清佛洛伊德所說自我與身體表面（body surface）的關連，自我是依靠著身體知覺（body sensation）而建立，皮膚作為包覆身體的表面，無一遺漏的敏感器官。換句話說，佛洛伊德所謂的（物質）表面，是舉凡主體知覺、人際互動、社會化……無不依靠皮膚來進行，而逐步建立一個清晰的自我」。因此，「自我」不能脫離物質面而建構。波瑟杰則進一步指出，佛洛伊德所說的「身體表面」即是佈滿知覺受器的「皮膚」。跨性別者處在錯誤的身體之中，猶如被包裹在錯誤的皮膚裡，在跨性別的轉型之中，除了要破蛹成蝶由舊的軀殼當中脫褪出來，錯誤的皮膚亦會因為在不知不覺當中對主體造成銘刻而成為擺脫不掉的陰影，因此跨性別要建構自我認同，便要打造自我異於原生的第二層皮膚，而這樣的身體打造也就是何春蕤為波瑟杰所做的雙關翻譯：「體現」跨性別：

變性揭露了體現（embodiment）如何深刻的構成了主體性的主要基礎，但是同時也展現了體現（embodiment）既相關於肉體本身，也相關那種安居（inhabit）物質肉體時的感覺。（何春蕤譯 2002: 14）

至此，本文呈現 queer theory 對於性別框架的鬆動，弔詭地在兩方面有所不足，就是一方面過於強調性別的流動性，一方便又僅針對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的鍊結加以鬆動，在挑戰根本的性別界線上有所不足。本文除了借用波瑟杰對於英美 queer theory 的理論反省，更著重在地性的議題討論。而當前台灣同志亦在一個曖昧未明的轉型之中，台灣的同志理論仍糾結在本質／反本質的爭論中，相對於同志已在不斷自剖與逐步獲得正當性的過程中加速被瞭解，跨性別卻仍是罔兩。唯有透過瞭解台灣的跨性別敘事，才可能瞭解跨性別同志，然而無論是文本現身或是主體現身，都很容易陷入被偷窺、被污名、被觀者詮釋如科學怪人再世的觀景。面對一個無法理解兩性之外世界的社會，跨性別則總背負著要告訴別人自己「是什麼」的枷鎖，每一次的自剖與不被瞭解則又形成另一個結痂傷口的撕裂。¹⁰

為避免跨性別敘事在「我，無話可說」的沈默抵抗中空無，本文將承繼台灣酷兒論述中常用的歪讀／學舌／異讀，將《變人》一片中的機器／人類的跨物種轉型視為跨性別轉喻（metaphor）及波瑟杰所謂跨性別敘事（narratives）。藉由分析機器人安德魯如何跨越機器／人類物種藩籬成為「跨物種人」，來闡釋跨性別者與跨物種人在生活處境之諸多平行面向。

《變人》的跨性別異議閱讀

相較於身體其他器官，皮膚從未獲得重視，然而這樣一層薄薄的表面是如何對跨性別主體造成分分秒秒、不曾間斷、無法磨滅的影響？

¹⁰ 2000年中央性／別研究室所主辦「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小型學術研討會2」的「從性別教育到『跨性別教育』到『跨性別人權』」座談中，跨性別主體的生活階層、經驗或有差異，卻一致地表明了在生活中一再遭遇必須被確定「是什麼（性別）」的磨難。從以下江嘉雯的發言可見其掙扎、奮鬥與無奈複雜交錯：「我一直想問一個問題：一個人被（別人）確定是男還是女真的很重要嗎？對自己而言，從簡單以為『無所謂』（對自己而非對他人），到被強迫去認為要『有所謂』。」（見中央性／別研究室「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小型學術研討會2」發言記錄，<http://sex.ncu.edu.tw/conference/slim/slim4/20001126.html>）。

立基於現今科技發展的科幻電影《變人》無疑為此作了一個極佳的展現。片中呈現一個表面泛著金屬光澤、曲線光滑、包裹在金屬外殼下的機器人透過升級、轉型成爲蛋白質表皮包裹的「人類」的過程，片中主角安德魯擺盪於人類所設限的有機／無機的界線下，應更精確地稱爲：跨物種人。當 NDR114 型人形機器搖身一變（或該說：脫去金屬外殼、恢復原貌）成爲全球熟知的男演員羅賓威廉斯時，這種影像上的刺激使得影片中的旁人以及電影院中的觀眾都爲之震撼，因爲「表皮」正是他們用以辯識何以爲人、何以機器的準則。諷刺的是，無論是仿造八腳蜘蛛以製造更靈活機器手臂的工業仿生學，或是設計可自我思考的人工智慧，現代科技均朝著消弭「機器」與「生物」的界線前進。

「變人」在電影的虛擬中延伸現今科技，假設人類開始量產、販售人形機器作爲家庭傭人，因此「變人」電影一開始便設定年代爲「不久的將來」(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馬汀一家所購買的 NDR114 型、序號 583625 機器便是此脈絡下的產物，更由於 NDR114 具有人形外觀，內建人工智慧，可與馬丁一家交流互動，因此被命名爲「安德魯」，與機器人 (android) 一詞音近。被命名可以說是安德魯跨越機器人／人類進行社會互動的第一步，他脫去了數列化的序號、型號，被視爲家中的一份子。

有趣的是，安德魯與父親、二小姐之間的人際互動都是著重情感以及語言的交流，勝過物種間的藩籬。顯然，當人類不再視人工智慧僅僅是人類創造、用以服務人類的機械時，人類也才能發現人工智慧的「人性」。儘管父親、二小姐能探知安德魯的人性，但「機器人」與「人類」仍然被想像成截然不同的物種：「機器人」是機械化、無機、沒有皮膚作爲感覺的受器，因此沒有生理上的知覺，因而也就被延伸想像爲沒有思維上的能力與感受。人類則恰巧落在對立面，是有機的、有生理感受能力的、有思維能力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有機」與「無機」的二元對立，主要是根據「什麼包覆在表面」來判斷；這麼一來，最具有穿透性的視線（肉眼）構成了立即區分的藩籬，建立了相當密實的篩選機制，它的緊密程度就有如皮膚般密不透風，或是像金屬外殼一般，因爲它根本上就是攀附著兩者在物質性質上給與人的極端想像（如軟／硬、不受熱／受熱、受刺激有知覺／受刺激無知覺）而來。當影片一開始呈現在觀眾眼前的是一個金屬外殼包裝、塑膠眼珠、內裝電子迴路、面無表情的機器人時，影片也暗示了機器人將迥異於包覆在蛋白質所構成的表皮而且被認爲可以用表情充分表達內在感受的人類。如此表面與物種的關係連結，正如波瑟杰引闡述安茲厄所言，外在的表皮構成了內在的自我：

表皮是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鍵介面 (key interface)，是生理與心靈、社會之間的關鍵介面，它使我們結合，包覆我們，保護我們，使我們得以隱蔽，也是我們與他人跟世界溝通的初始模式。(Prosser 1998: 65)

外皮的擬人化使得安德魯在僅僅敷上人類皮膚表皮之後便立刻被波夏（二小姐的孫女）視爲一陌生男性。在原設計者之子魯伯巴恩斯的協助下，安德魯接受了外型上的升級，卸下了總是泛著金屬光澤的外殼，在表面敷上人造皮膚、植入毛髮、裝上眼球、靈活的關節……，成爲在外觀上幾近人類的「男型機器人」（在此借用影片中對 android 一詞的翻譯，取其性別化意味。）。透過端詳鏡中自我的倒影，安德魯建立了一個新的自我想像，這個形象必然是「獨一無二」的，就像

魯伯所說的「(製作臉皮的)訣竅是十全九美,就像是皺紋、爛牙……一些細節,像是疤痕、酒糟鼻……就是這些缺陷讓我們獨一無二」。安德魯就此脫離了量產機械人的行列,不再依靠機器型號被辨識,成為獨一無二的「安德魯」。

如果我們仔細凝視這個影像/身體,更可以發現跨物種人是如何透過「體現」來呈現自我。過往安德魯雖然也穿著人類衣裝,但無論是針織衫還是燕尾服,衣服總像是禮品包裝紙般地裹在堅硬的金屬外殼上,劇中他者與安德魯互動時,依然將他視為機器人。但是當安德魯敷上人造皮膚,胸膛前宛如有胸肌起伏時,套上任何一件衣服都使他看來像是久經鍛鍊才能展現如此體魄的人。他的表面同時使他在行走時反映出他的(人類)生活史,而他人也將他視為人類看待了。

「體現」從來不能獨立於與他人互動而存在。安德魯對自我的想像隨著他的身體改變而調整:當他以此裝扮返回家中時,見到他的男性外觀及裝扮,波夏立刻以為家中闖入了一個陌生「生理男性人類」,因而提出「你是誰?」、「我認識你嗎?」等屬於人類用以互動的疑問。直到二小姐出現,才點出安德魯原始的機器身份。從此可知,人類社群往往並非依靠生物機能來檢測對方,而是常常依靠社會互動來定義彼此,期待彼此展現出可用以判斷身分的回應;安德魯僅僅是去除機械外殼,卻已造成社會性的「矇混」(passing)效果,被視為人類來對待;進一步地說,他是被當作一個「男性人類」來對待。至此,安德魯開始在有機/無機的兩端中擺盪,成為一個「跨物種人」,他的表皮使陌生人將他視為一個人類,而他也必然開始學習如何以人類的身份與他人互動。但是在法律身份上,或是過往熟識的人當中(如二小姐),他卻仍然依著物質的基礎而被判定為一個機器人。這樣的擺盪使得意料之外的表面升級,成為主體認同的改變歷程,安德魯開始追尋自我的身體與內心的合一,即是跨物種人的「體現」。

從刻木馬被父親發現有藝術能力的那一刻起,安德魯被父親視為獨一無二的人造物,相較於視其為瑕疵欲回收銷毀的北安企業,馬汀先生以高姿態的人類智慧之尊,給與安德魯教育,在知識的啟蒙下,安德魯終究要尋求自我的自由、解放,但是支持他無畏成為跨物種人、經歷種種艱辛的,還是他與人類之間跨物種的情感與愛意。和跨性別者與自我身體間難以脫褪的緊張關係相似的是,¹¹即使進行表皮升級,安德魯仍深感他困在他自己的身體裡,當他深愛的二小姐逝世時,波夏悲慟落淚,安德魯說:「你能哭,我卻不能,這真是太殘酷了。我心裡好痛,卻無法表達……。」自我的身體無法表達自我心靈的精確感受,使自我心靈對自己表面的投影無法與身體的表面相符,安德魯終其一生對自我身體打造的努力,便是滴水穿石地實現自我內心的想像,使自我描繪出的身體圖像,能在表面完全符合一致。也就是佛洛伊德《自我與本我》原文中所區分的「身體的真實表面」與「作為心靈對身體形象對〔表面〕的投影,兩者間的相互作用與漸趨吻合。

在這個相合的過程中,安德魯與波夏之間跨物種的愛使他一再尋找「感覺」,即是使「表面」成為「真正表皮」的方法。當安德魯完成中樞神經的設計,也才完整地連結了位於皮膚當中真皮層的受器,如此知覺才能滲入表皮,透過神經傳

¹¹ 由跨性別者的自我陳述可作為身體體現如皮膚的例證,波瑟杰引用費雷斯曾說,他希望身體上有一個拉鍊可以打開,這樣他便可以脫掉身體去度假,但事實上卻是無處可逃,只好再把自己包裹起來。(Prosser 1998: 68)

達至中樞、腦部，使安德魯得以將自我內在與表面連接，成爲一個「表裡如一」的跨物種人。反過來說，透過表皮所接受的這些感受、被波夏視爲一個對象愛著、與魯伯成爲生物科技研發上的夥伴…這些互動轉而構成安德魯的「自我」。當他興奮不已地跑到波夏的住處，藉口要作個實驗請波夏吻他，透過皮膚感覺到對方的體溫、情緒…時，這也促成安德魯確定波夏對他的感覺，鼓勵他說出對波夏的愛意，身體的改變更鼓勵他說出深埋心中的跨物種愛意，追求世間認爲「不可能的愛」¹²，這份勇氣甚至鼓舞了波夏承認自己的愛意。

跨性別敘事與反挫

波瑟杰強調跨性別者所建構的主體性需與身體打造、跨性別自我敘事總和來看，不可分割，也只有透過敘事可以瞭解跨性別轉型（transition），因爲敘事就是轉型，是在手術之前瞭解變性者對自己身體的想像，是內心對身體表面的投影。在《變人》電影中，安德魯作爲一個跨物種人，也生產了相關的「跨物種敘事」。當魯伯告知他即將進行關鍵性的轉型手術，使他具有性器官並可在性關係中獲得性快感時，安德魯欣喜地吐露曾經聽聞的性感受，充分顯現他雖尚未具備相關機能，卻已神遊此境數番（或許是與所愛卻遙遙相隔的波夏？），猶如跨性別者描繪出自我的身體地圖，以自我對表面投影的器官生活：

我一直爲此深深著迷，[……] 我是說，好奇，因為他們都是這麼說的 [……] 說你會迷失自己，不再有束縛，不再有時間感，兩人身體緊緊交纏，分不清楚誰是誰，就在你覺得會因狂喜而死的時候，你真的會死，只留下你的身體，但你愛的人卻仍在身旁，這就是奇蹟：你上了天堂，但事後又能活轉過來，而且隨時都能再去，和你心愛的人共赴天堂。（影片中譯）

從安德魯的敘說中可以看到他對新器官、新互動的期待，也是他心中鼓動已久的想望，「和心愛的人共赴天堂」。若按照人類霸權的有機／無機區隔，尚未具備人類性器官的安德魯應被視爲完全不瞭解性與愛，但他的敘說如此誠摯動人，使得有機人類的魯伯不禁連吞口水，跟著說出「我也想啊」。

反本質論者往往將跨性別的身體打造視等同於本質論，認定在「體現」跨性別的過程中再一次鞏固了既有的二元性別框架，但當我們將跨物種（跨性別）敘事與跨物種（跨性別）的身體打造結合來看時，便能理解這條認同之路是如何曲折婉轉，如何貼服著他人的看待、自我的期望、想像、身體的改變而變動調整，絕非符膺於先驗的預設。更何況將跨性別等同於本質論的說法，更是忽略了在跨性別的「體現」對於消弭二元性別界線所做的貢獻。

作爲跨物種人，安德魯所體現的「人性」之可貴，在於他並非爲了逃避作爲一個家用機器、向上提升到更高的社會地位，才選擇由機器變爲一個人，而是爲

¹² 「表皮」作爲另一個表面證據是：二小姐終其一生雖深愛安德魯，卻礙於物種相隔而隱瞞愛意數十年。反觀波夏，雖然知道不可以愛上安德魯，甚至相當本質論地說出：「萬物皆有其本色，樹是樹，水是水……」來藉此區隔自我與安德魯的距離以減輕自我焦慮，但是隨著安德魯表面的不斷改變，他早已情不自禁地愛上安德魯。

了尋找自我生命的意義。透過參與設計、製造、接受手術，安德魯積極地參與了打造自我身體的過程，也在無意中成為人類生物科技的推手，開發多項人工器官、藥物，造福有限生命的人類。但人類社會中的霸權卻要一再區隔出有機／無機的差別，制訂種種法律，以強權畫出界線，影片中安德魯最終進行了血液輸入手術，服膺於人類社會規範，才獲得人類社會的認可，願意接受安德魯的生命型態也可以是「人」的一種形式，完全無視安德魯自身的認同建構／身體打造過程，早已促成機器與人類間界線的消弭。跨物種人消弭有機／無機的區隔，猶如透過如費雷思等跨性別戰士的努力，以肉身衝撞性別界線，促成了二元性別界線的逐漸消弭。

安德魯原可作一個隱藏／沈默於人類社會中的跨物種人，當他已完成階段性的表皮升級，在外觀上往往被辨視為「人類」，特別是一個男性人類之後，他並不安心於以人類型態存在於社會中的種種好處，反而屢次展現出自己跨越物種的獨特性，並要求人類社會在法律上認可他與波夏的伴侶關係，以及人類議會承認他作為跨物種人的事實與權利。無奈人類議會無視人與人造人的結構區分，已在安德魯的努力下漸趨模糊（許多人類已改換安德魯所設計的人工器官來維持生命），斷然駁回他的申請，並重申安德魯僅是一具機器。

在人類社會中，「性別化」往往是與人際互動的基礎範疇，少有互動能獨立於此框架外。若挪用美國醫療體系對於跨性別者的檢測，安德魯以男性人類外觀與他人互動其間，可比擬為跨性別者接受變性手術過程中，所需通過的「真實生活體驗」(real life test)，即全日 24 小時以異性身份打扮、生活，測試在生活、工作、社交中的適應能力，與個人被社會接受的程度。不同的是，放在性別脈絡中，「真實生活體驗」是醫療體系檢測個體是否適合變性的柵欄；而在此脈絡下的挪用，則是凸顯安德魯在受人類議會承認前，已經以人類身份生活，如此社會化的過程是不容否認，其跨越機器／人類的權利也不容剝奪。安德魯由表面升級所展開的自我身體打造與內在合一的歷程，差可平行比擬於「體現」跨性別。在外科手術進步的今天，性別跨越對人類而言已可如整型手術般成功，但卻礙於社會價值而無法接受、承認跨性別者，使其落於游離地位，猶如《變人》電影中人類議會否定、驅離安德魯一般。

現今世界醫療體系對於變性手術，長期以心理治療之名控管，個人不可依自由意志選擇性別，變性手術只能作為「治療」，由此可窺見社會價值僵守於原生理性別，視之為無上價值。加以二元對立的社會價值一再檢驗個體的性別，從出示身份證明到上廁所，生活中充滿性別檢測關卡，任何跨越只能以肉身衝撞，終至傷痕累累。

結語

在這篇論文中，我已經簡短回顧在缺乏運動基礎的特殊處境下，台灣 1990 年代同志論述高舉「性別越界」對二元性別框架進行顛覆，在表演、諧擬與嘲諷中逾越社會的性別界線，在促成同性戀在文化場域中合法化的過程中，其著重顛覆體制與強調流動性的反本質思維亦隨著對巴特勒理論的引用而傳播。但擁抱反本質論易使跨性別打造身體、「體現」自我的歷程遭受責難，草率將跨性別等同於二元性別框架的鞏固者。現階段的性別論述者需要透過跨性別理論家波瑟杰的

「第二皮膚」理論來理解個別性主體尋求認同、建構自我的歷程。眾多跨性別的生命顯示，自我是身體的產物，而非身體是自我的產物，自我是透過身體表面感知而建構的。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對於跨性別的重要性，不但需要精心打造異於原生的第二層皮膚，還要掙扎應付皮膚對主體所造成無法磨滅的銘刻。這些打造和掙扎的過程正需要我們理解這條認同之路是如何曲折婉轉，如何貼服著他人的想像、自我的期望、想像、身體的改變而變動調整，而非鞏固本質的先驗預設。

在 1990 年代台灣尚未「看見同性戀」就先看見同性戀「論述」並透過媒體廣為散播的特殊處境下，同性戀論述中的反本質論造成了性別政治內部難以一言道盡的愛恨糾葛。若每個年代都有屬於它的詞彙，那麼接在「性別越界」、「T 婆風格」之後，能不能看見「『體現』跨性別」？在《藍調石牆 T》(*Stone Butch Blues*) 這本在台灣同志社群廣為人知的跨性別自傳體小說裡，傑斯（又譯：潔斯）在美國保守的 1970 年代中為了尋求生路、保存工作而動了縮胸手術、服用了賀爾蒙，卻遭到水牛城女同志社群驅離，展開一段漫長孤寂的跨性別認同尋求／建構之旅。這樣看似遙遠的異國小鎮故事，似乎也可以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來詮釋，希望不會變成台灣同志社群中跨性別的借鏡。

致謝：

本文要感謝丁乃非、何春蕤、劉人鵬老師耐心的指導與催生，朱偉誠老師的閱讀與批評，還有「文化研究應援團」的閱讀與打氣。文中所有的錯誤由我本人負責。

引用書目

- 「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小型學術研討會 2」(2000)發言記錄網頁。網址：
<http://sex.ncu.edu.tw/conference/slim/slim4/20001126.html>。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朱偉誠(2003)〈後殖民與台灣／同志學：一個論述脈絡的個人參與敘述〉。國科會外文學門 86-90 研究成果發表會。台中：中興大學，2003 年 10 月 24-25 日。
- 何春蕤(2002)〈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台灣社會研究》46(2002 年 6 月)：1-43。
- 周倩漪(1997)〈酷異偶像·性別顛覆——流行音樂中的同志特質與文化想像〉，《酷兒啓示錄：台灣當代 QUEER 論述讀本》。台北：元尊文化。
- 紀大偉(1997)〈世紀末的華麗：扮裝風暴的慾望表演〉，《酷兒啓示錄：台灣當代 QUEER 論述讀本》。台北：元尊文化。
- 張小虹(1995)《性別越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台北：聯合文學。
- 張娟芬(2001)《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台北：時報文化。
- 費雷斯(Feinberg, Leslie)。(2001)《藍調石牆 T》(*Stone Butch Blues*)。譯：陳婷，譯校：CLEA。台北：新新聞文化。
- 認識同志手冊編輯小組(2003)《台北 2003 同志公民運動：認識同志手冊》。台北：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 劉人鵬(2000)〈罔兩問景：「男女平等」之外的性/別主體〉，《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201-222。台北：學生書局。
- 劉亮雅(2000)〈當代台灣女性文化評論的過去(未)完成式／未來進行式〉，陳光興編《文化研究在台灣》，172-181。台北：巨流。
- 賽菊克(Sedgwick, E. K.)〈情感與酷兒操演〉(譯：金宜蓁、涂懿美，校訂：何春蕤)，《性別研究》3-4：90-108。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Prosser, Jay (1998) *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